

叶隽著



尺 度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出版发行社

大学的精神尺度

叶 隼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的精神尺度/叶隽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34-5531-6

I. ①文… II. ①叶…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 IV.
①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6975 号

大学的精神尺度

叶 隽 著

-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33693 83706771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 出版人 黄 旭
- 发行热线 0591-83752790
-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 350012)
-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 印 张 14.5
- 字 数 153 千
- 插 页 1
-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334-5531-6
- 定 价 28.00 元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目 录

第一辑：大学论 1

大学之道——大学论自序 3

一、高深学问 8

二、教授治校 12

三、保持张力 16

四、典范意义 20

五、思想自由与兼容并蓄 24

六、高深研究与通识教育 29

七、教授治学与精英管理 33

八、大学理念与学术独立 37

九、人格之养成 42

十、意志之自由 46

十一、学统之延续 50

十二、社会之责任 54

大度问学——大学论小结 58

第二辑：德国大学 63

现代留德学人视野中的德国大学 65

波恩大学城 74

漫步海德堡大学 80

蔡元培与莱比锡大学 87

从“柏林大学”到“洪堡大学” 94

哥廷根思想与德国启蒙大学观 99

利禄学者今何方？ 111

作为现代大学精神尺度的“哲学之士” 115

德国现代大学的“忧患时刻”及其学者姿态——作为“德雷福

斯事件”印衬的“贝恩哈德事件” 123

精英大学战未休——由德国大学排行榜想到的 135

第三辑：中国大学 143

传统资源如何进行现代阐释？ 145

大学精神何处寻 154

“大学问题”的历史资源 161

细数中国大学源流 169

续大学三问 173

以精神底气审视制度问题 182

崇精神与读故事 190

北大精神与五四传统 195

大学排名、学术认知与中国的世界影响——以上海交大2005年
行榜的法国大学名次为中心 200

21世纪中国大学构建的重要命题 208

后记 222



第一辑：大学论

大学之道——大学论自序

大学之道，自然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大学之道，却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色彩，这里的大学指的是具有现代意义西方形式的大学（university），而“道”的含义则更为广泛，我简言之，则为路向何在？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大契机，亦中国现代意义大学形成之肇始。1917年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是民国共和时代，但中国的知识者远远未能摆脱传统“亦学亦政”的角色制约，一方面不能忘情学问、穷经皓首，一方面却不自禁地关心政治，承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荣传统。蔡元培掌校后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不可“有做官发财思想”^①；第二年

^①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

又发表开学演说，强调大学为培养学者的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①。这一措施连蔡元培自己都颇为得意，称其为铲除“科举时代遗留下来之劣根性”，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功用确可谓振聋发聩。“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思想的提出，其指向尤在传统政学不分之弊端。贺麟对此评价甚高：“好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影响。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时期，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因此学术界多少保留了一片干净土，影响许多进步青年的思想，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②

从上世纪初叶蔡元培执掌北大到今日，中国现代大学之形成隐约已近百年。所谓学术兴衰，当于百年前后问焉。如今，我们且不论学术兴衰，但问大学之道可道否？中国大学百年，其道何如？其未来又应作何展望？这是我们很想了解的问题，但似乎要搞清答案，实属不易。其实，在我看来，传统与现代之间，传统与现代的大学之道之间未尝不可以沟通。大学之为大学，在于大学之大，大学之道亦在大学之大。大，首先意味着大度包容，有大学之气象；大，还意味着大学之“学”大，学问之道，本就无

① 蔡元培：《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1页。

② 贺麟：《学术与政治》，载《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52页。

限广大，惟有以“高山仰止”之心情勉力向学，方能敢说粗窥学术门径，故此大学之大度包容必然也就意味着学问的博大无垠。而这气度之“大”与学问之“大”，正共同成就了大学之“大”，学问是抽象学理，但却是人类精神不可没有的根本基石；气度是精神气象，人活一世，最重要的确实是这样的“龙虎精神”。所以，在我看来，大学之“学问之大”与“气度之大”有如一身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不可或缺。学生要在此中涵泳体会者、接受熏陶者，也无非以此二点为其根本，否则也多半会步入歧途。

说来简单，大学之道归结为两个基本点，学理根基与精神气象。但究其实际，实在并非仅如我们想的那般，尤其是如何落实，如何形成这大学之道，其实既待实践之检验，亦尤需要形成完整的思考。毕竟从理论到现实之间，还是有不少的路程要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组思考当并非完全是书生清议。当今中国，大学改革喧腾热闹，或曰合并、或曰联合、或曰划转……名目不可谓少，大学中人、教育官员、上层人士……参与者之热忱积极，尤其可佩。但追问一句，在这体制改革初告段落之际，中国大学之进步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学理根基得到进一步加强呢？还是精神气象焕然一新？我们是否真的感受到了一点大学之道？

我并不赞成将中国大学的历史从古代开始计算，因为这些历史陈账，确实难算清楚。就以“中国大学百年”这个题目来论列，或则可以探讨一些很根本性的东西。我的问题很明白，大学之道何在？从西方的历史看，所谓学术自由、所谓教学与研究相

结合、所谓寂寞与孤独、所谓教授治校，都可谓颇显露大学之自我风骨。而看中国百年大学史，却感到既有欣慰，也颇辛酸，从蔡元培掌北大开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西南联大的“烽火育人、坚守学术”，从改革开放后的“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到今天世纪之交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百年中国大学，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沧桑创业路。然而，如果说从蔡元培掌校时代的北大我们看到了大学之道的诸种因子，如大度包容的北大精神、讲学问高深的研究之道的开创、当然还有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筚路蓝缕之功，因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①，而“将中国学术由贩卖导入研究之途的，首推蔡元培”^②。但是，今天我们返观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大学，这些精神因子竟何在焉？

毋庸置疑，与当年草创时期的中国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不管是在设备，还是经费上，都远远强于当年。大楼之林立也绝对成倍于昔日。然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③。梅贻琦先生的话犹在耳边，而在当今的大学校园，我们的学子抬眼望去，却只见大楼林立，不见大师踪影。大学之道安在哉？

大学虽然有它的许多社会现实功用和功能，诸如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等，但从历史上看，大学作为象牙塔的功能，对于国家

①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②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 1872—1949》，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94页。

③ 杨东平：《重温大学精神》，载《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9页。

民族可能尤其不容忽视。有些东西的历史意义是不必用现实的价值来衡量的，在越来越走向功利、走向市场的社会里，保持一块相对的净土，保持一群能够“袖手谈心性”、钻研学问的读书人，保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保持他们对于抽象问题、学理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或许会有利国家社会于长远。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大学之道才能逐渐重现于大学的校园，复归其原有的含义，让其不成为“消逝的风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撰写《大学论》这一组文章既是出于自己对大学问题本身的兴趣，更是冀望于对“大学之道”的向往和复归，如能得到同道的批评和呼应，则更是不胜荣幸之至。



一、高深学问

学者本当以学业为第一天职，故此，追求学问之高深，自然是学人分内之事。学问之一说，其实难辨，但其关系到学人立身之根基，又不可不辨，故此略作申说。其实，在我看来，学问但分“有趣”与“乏味”两种，是否高深其实并非根本。之所以要强调“高深学问”，其旨趣非对外人，而是对作为学问主体的教授而言。有一种说法，称“教授为学问之大敌”^①，言之凿凿，让人听了悚然动容，大致不外两类解释，其一为：“一行学问的旨趣，在使学他的人天天加多，他的影响天天扩大出去。教这行学问的那位教授的旨趣，却未必在此：他要巩固他的地位，要增高他的权威。他的方法，便在使这行学问越变越专门。越专门，懂他的人便越少，有力量来批评他的人便越少；他就越觉得自己超

^① 潘光旦：《读书问题》，上海：新月书局，1931年再版，第9页。

凡入圣。……他的专门名词越来越多，弄得人莫名其妙。……长此不改，不论那一行学问，必有教之不得学之不屑的一日。”^① 其二为：“大凡一个研究生，一个助教，总是小心翼翼的；到得后来，自己略微有些根基，有些贡献，便要自称或加入某个派别。一有了派别，西人所谓 School，于是人主出奴，是丹非素的精神，便一天发达似一天。他未尝不继续做研究功夫，然而他的立足点不免十分褊狭。”^② 潘光旦先生这段归纳，虽然作于很多年前，但至今看来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所以，在我看来，象牙塔外人往往将学者看得重如泰山，因为“民众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往往多依赖于‘象牙塔’内的孤独精神者奠定学理之基、指明灯塔所在”，所以学者应知自己的言行并非只关己身，修身、自律当为第一要义。

故此，需要特别强调作为学问主体的教授应对其所以“安身立命”的学问，应心存敬畏，即使不要“高山仰止”，也应含“温情之敬意”，知道学问之所以为学问，原非某人之私家珍藏，而乃“天下之公器”。学人之贵重，并非自今日始。从历史上看，不尊重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的朝代从来就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而学人之所以能够贵重，能够被人尊重，则首先依赖于自己的自重。就此而言，强调“高深学问”并非仅强调学问本身，更关系学人立身的根本。学人之立于世间，在我看来，学问固然是根本，但决非仅仅学问而已。殊不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说的首先是人的道德风仪、精神气象。所

① 潘光旦：《读书问题》，上海：新月书局，1931年再版，第9—10页。

② 同①，第10—11页。

谓“读圣贤书，所为何事”，难道真的就是“为稻粱谋”？或者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或者是“船来船往，无非名利两艘而已”？学人若不能立德，不能从容于学人之本色，则一切无从谈起。当前的体制，确实有这样的问題，即学人的基本生存问題确实是和学术成果的多少挂起钩来的，如房子、如工资、如职称……但存在的未必就都是合理的。确实，也有这种现象，即学问在某些学界大腕手里成为了一种工具，一种不是以学术进步为目的之工具。这诚然悲哀，但也是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强调“高深学问”，首先是对作为学问主体的教授而言的高深学问，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名家、专家，同样是学无止境，幻想着以学派为由垄断学界，这不但是一种固步自封，更是对学术进步的阻碍。只有心存对学问的敬畏之情，对真理的无限热爱，才能不断将学术推向进步，才能不愧疚于学人之本色。

其实，更多的，我寄希望于教授的，则是将原本的“高深学问”转化为“有趣学问”。这种转化，不是改造，而是在学术本身研究的精深与面对大众之间的普及上做一些有益的尝试。正是相对于上面所提到的教授可能会将知识尽可能地专门化，以使大家都不懂，所以教授更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学术普及的工作，即让专门知识尽可能地通识化，让大家都听得懂，这样才更可以发挥学术的意义，现在已有院士写科普读物的尝试，希望以后也有更多的大家写小册子，是绝大多数民众喜闻乐见、开卷有益的那种小册子，如朱光潜的《谈美》、周振甫的《文章例话》等。其效用，一来可以更多延续固有之学统；其次亦可起到学术

的普及效用，唤起民众对于学问和研究的兴趣。这种有趣的学问，首先应当唤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甚至能使得部分优秀学子立志于此，钻研问题、献身学术，能如此，则教授在象牙塔中的一大使命可以告竣，学生在象牙塔中求学的一大任务可以完成，即中国现代学术史“命若琴弦”之学统可得以自然延续了。

当然，追求“高深学问”的目的还在于促进学术之进步，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进程。一则教授对于“高深学问”的敬畏之情对后人有所示范之效应，在言传身教之中让后来学子对学问之道有所体认；二则也是对于学问之道的不断追求，自己底气充实之需要，其实学问之道并无止境，只有不断学习、不断钻研、才可以保持先进者的地位；三则，毕竟，“学问”二字代表了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发展的最高境界，虽然它是一种非政府性的、纯粹民间的东西，但象牙塔里的这种纯理性思维毕竟昭示了一个国家、民族可能前进的步伐，所以，就此而言，完全应张扬个人意志的学术研究除了代表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之外，竟然还是一个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某种显示剂，思来虽觉幽默，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个事实。其实，根本之根本，在我看来，学人还是应当以学问为乐趣，不谈国家使命、不说学术兴替，自己若能 enjoy it，自得其乐于中，即便别人让你休息，你也恐怕只能是“手不释卷”。如此看来，说“高深学问”不如说“兴趣学问”，有兴趣在，自然会孜孜不倦、韦编三绝、汗牛充栋而不觉其苦，反以为乐。而即便是“耳提面命”也未必有这“以身作则”为榜样的效用高。能如此，则“高深”自在“有趣”之中也。